



荊川先生文集

九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志銘

僉事孫公墓志銘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峯東有盛溪因自號峯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搆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叅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

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爲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綰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

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瑞蘄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

挾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而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已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上官以爲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爲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

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爲謀者與其黨十餘人 敕旌其功嘗以僉事奉 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讐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怙跳躑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

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
贊畫功 賜金自爲令即力薰大豪及在薊州洱海
大同倥偬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
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
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芻衣
見巡按巡按怒以爲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
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
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
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
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

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問
餽實帶鉤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
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
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
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
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筭敝衣而已性
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
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
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
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

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䟽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瑩所爲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聲嗚呼古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運使張東洛墓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縈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誑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

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涸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廊廊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廊之出惟廊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岡間頑犷不可

羈紲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黷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

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
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
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半乎
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
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
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
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
得快快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
疑千錙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
事評蠙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

不仕而公父橫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
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
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
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啓公配過華二宜人
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
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
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
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
辭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
官刑曹值閹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骭髀獨信遂

與世屯既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

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

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

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斤遂不用

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毫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毫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

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焚焚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叅諸

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眇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
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
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
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志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
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
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
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
愜乎入之所安故不爲鬼崖嶄截之行言必衡乎力

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
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
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
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
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
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
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
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閩者始自福清
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
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

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
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
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筒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
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
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恠之君
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
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
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
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
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

治病於標者也于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
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
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
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
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羯羠相猜
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
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
之唯謹門無留賓日肝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
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
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

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樞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歛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

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貢外郎已而調文選司貢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中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

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
守某黜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趙
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
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
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
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
爲稽勲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
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
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
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

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
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
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
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
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
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
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
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
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
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

華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昉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

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觴大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如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刑部郎中唐嘿菴墓志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

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爲葬具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爲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爲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爲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爲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爲循吏於銘法宜於是採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爲狀爲之叙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爲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父之以選爲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

擢南京刑部貢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耻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爲舉人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啓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蘄然不爲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嘗一日携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榻茅以

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爲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爲山東悍州君既素豈第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爲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濶又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遂以辦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爲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爲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爲之行其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爲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

縣數年告訢請託之俗爲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拊綏疲人嘉靖戊戌

章聖梓官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

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減否其爲吏尤惛惛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鏑片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以行以是著節聲亦以是淹滯於世爲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爲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爲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

月卒女二壻李某王謚孫男三思忠思信幼者未名始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竦一時君爲補齋入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爲之經紀其家而速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人爲吏廉者或刻惟君長厚溫溫惇惇凡人於鄉貞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

間有言近古太丘經紀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謨美太史則宜

禮部郎中李君墓志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

公蓄久而發之遲且斲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于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

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于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鞠訊讞論間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

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于其
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
尚可以待而公已決于去矣于是請老而歸者又八
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
勇于進怯于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
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
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于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
于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
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于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
于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

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
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
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于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
沒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
寡欲糲飭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
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于身者薄故
繫于物者輕繫于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
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撓之者少矣而況于一官之
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辛家子弟識公于潞河竊窺
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

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于予于是知公爲尤詳公孝弟修于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恬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郎諱臯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篚孫男四人開閭闔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泣然止之曰吾死必適吾母于

是子忠等葬公于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櫟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此也

戶部郎中林君墓志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孝廉不就父光縣學生方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爲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爲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賊敗因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爲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爲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年五十二君爲人恂懦質訥憇憇細謹世俗一切鉤距機警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耻而不爲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爲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窰居人之不爲窰者至君䟽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

時里中以竄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爲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爲功最而君之爲令蓋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賄不擇美惡乾濕歲久泥爛輒繫死不能賠死則連繫其妻子坐監龍江倉時欸欸戒語其屬曰柰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泥爛坐罪者君輒愀然曰柰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

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食或謂于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

朝廷竟從君議當是時徵君一軍幾詢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

縮縮循謹甚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
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云云于是君之鄉人洪君
朝選狀君之新而一新且因洪君以請銘於余余嘗
識君於同年中以爲他人忠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
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爲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
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得蓋其暫也或然而久
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
式吾據是以爲銘庶幾不蔽乎君之德

施推官墓志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閭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

貢爲平樂府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
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七越三月辛亥望日葬于惠
山從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爲文章及年五十
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
素疎散不喜爲吏雖強徃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
公磊砢魁岸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咕咕不休
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乃已故不能媿媿以久干
官亦不能沉浮以媚于鄉里或有過雖親故必剖露
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貴勢必衆中噉罵之恐其不
聞以是人多畏其口爲推官時值猥酋放橫上官以

公口辨遣入谿崗中諭首首爲之愧屈剽掠一息性
喜爲詩尤好陸放翁之作所著有北遊錄粵南紀游
靜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爲多大抵皆師放翁而似之
者其在平樂意所感慨亦往往寓之於詩郡產蓮酒
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之公曰酒有
盡而索者無盡雖涸江水爲酒亦不能給也因作詩
以諷諸貴官慙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罷歸家無厚
儲則一以其力寓之于詩後年益老病痺家益蕭然
公絕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既病痺不可起公曰世
所謂諱死者此騷孺子耳死即死何足藉乎及死猶

自詭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
達人者耶公父諱廉爲醫學訓科施故醫也至訓科
名益顯訓科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女嫁于龔訓
科君所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
公未有子因子漸于是尚龔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
子曰渙矣復夭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渙在時公愛
漸與渙等漸有子陽得公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
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漸與漸之所
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爲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
嗚呼甥舅之不相爲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

義以立宗故袒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于施氏而况施氏之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水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題其後蓋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爲是而必以朱子爲外家立後之言爲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于漸者與公之力既不及自爲而有待于漸漸之力于今又未能爲也將有待于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以德而不負于公也公有女一入嫁莫因余與漸雅善雖

不足以知公然漸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後惟桃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于族未得其人我施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然有子而死公所未爲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賴之若古有訓愛之在德預爲此言以勒幽石

松陽知縣胡君墓志銘

君既卒而余往吊其家君之第露出所遺囑示余大要教諸子弟孝友廉謹退讓或各隨其材性所病而分與之藥井井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畫道謹亦與君平時手書無異蓋前屬續三日也及屬續露請訣

無他言第曰做人做人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是是足以知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仲木鄒先生謙之始聞古儒者之學時尚以牽於舉業故未能竟其意也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時時與其弟露候余君峭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心喜兩君之爲人每相過輒竟日語其語大率世所謂迂僻者而兩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每若恨於向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既有聞於先生長者之言而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即岸矣何晚之云嗟乎君今卒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矣而余竊謂觀君所

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囑其弟請余銘君之墓君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傳以爲安定先生之後自海陵徙無錫大父諱轅父諱岳號西崖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不敏於他藝亦不習於便獮稍長習舉子業爲文豐約拘縱有法其居庠所與游多豪士至戊子歲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己丑君下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會聞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每哭輒仆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嘗展顏色自君痛西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

日對卷常懷赴考時第露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露
有三子接而殤也露輦君爲之蹙於額露展君爲之
解於頤君之病也露左右寢處如子蓋君所以感之
戊戌又不第始就選爲松陽知縣松陽處州屬邑也
處州古稱難治而松陽僻在山岩中先是數饑於水
又屬開鑛居人爭駭散君周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
人之不逞者又陰唆之君慷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
禮君又素廉撫拾無所得其人至相誠曰母生事非
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而民不甚騷君尤爲

分巡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嘗謂君曰官如水
衙如水我最甘於清苦猶不及也松之俗嫁女破產
雖富族亦多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妻者雖其良族
亦率以搶婚爲常事君患之始下令曰母溺女溺女
者重坐之又以爲母子天性也惟痛節其送女之費
則女可蓄女可蓄則搶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曰送
女母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浸育然去官
竟以搶婚事也始諸生王宰聘徐女有豪者奪而婚
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誣君於上官反覆辨詰久
之事白矣然竟以誤 朝覲遂坐罷君性剛微類褊

於人不能瓦合其爲令尤不肯脂韋翫法務在惠貧
弱抑豪強其抑豪強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
一人君既歸每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
論學其間既老矣不復泛觀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
文集日玩誦之有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爲子孫訓其
居間非慶吊未嘗輒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
余也始君爲小池石焉嵌以臨深字而問銘於余余
未及銘而君卒矣于是銘其墓君娶云云銘曰衆之
生也如偶借機自多其能逮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顛
其靈君之生也起起踴踴不能爲巧逮其卒也垂絕

之言一何了了不遭於生而安於死蓋管人有言豈
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志銘

復齋徐公既卒且葬而公之妻孺人實先公卒至
是合馬子顯佶等詣余請銘余姻也宜銘公公諱徽
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板橋大父錡父封戶部主
事璟璟娶於陳爲兵部尚書節愍公洽女孫封太恭
人是生公公幼讀書善記儒於文詞自爲諸生及與
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
與馳騁上下兩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

事公有連公既師事伯兄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砥淬其文益昌後伯兄與給事公同時登第去而公獨逡巡庠序間無所遇久之始以貢爲太學生則公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選興國州同知楚俗訾窳而興國負山阻習獷悍同知職主賦頑黠逋租戲獄爲常官司相沿一切以鞭箠鉗鈇從事猶不能集公獨淡隱之爲弛其禁或時自割俸代之償興國人往往惠公然其頑尚逋租如故時態公終不痛繩督之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峭直居鄉曲間不肯與齷齪輩遊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誚讓至

其蒞官行法乃更惻怛近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獎之然久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貧恬如也性好奕既居間則益以奕飲爲樂或浪跡山水間間則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七月壬寅日乃卒年七十又七卜孺人父謨謨娶於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姑也能婉德於公少公一歲先公三年卒墓在歐墓山公所卜也葬以公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豐期無累隤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述諧厥志考終最德石以識

信豐訓導殷君墓志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岩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

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撐拄門戶爲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

意於儒初布政公爲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于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疏黃蕪火然燭至旦爲常既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

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姸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父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父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磨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

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爲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新相對每賓燕子第環列或劒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咏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卧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

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貌偉少魁岸個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岩稿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于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余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其爲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倚其偶在此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志銘

趙府奉祀正曰陟崖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覲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爲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沒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爲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謙守約皆爲太學生守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叙修女女壻太學生邵鰲庠生曹棕太學生徐莘君卒之日爲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

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爲太學生宜其可以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晝諷而夜思瞿瞿然視其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饒於貲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贏入而縮出瞿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足以資乎其家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既種而穫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君以柅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爲太學生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

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不復遷轉君以故滋悒悒不樂居久之或有談

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爲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爲人重厚絕不以口郵傳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却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䟽布衣一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

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母故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咸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爲狀詣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間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既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爲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爲今之沒沒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驂後乘於鴈池

菟苑之間亦未爲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身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畧可睹矣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

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銳皆世官銳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

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
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畧廣俗
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
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
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
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
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礪中
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
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苗猛叛五哨
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

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第
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剿落
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
為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箚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
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培庫無月不有廓清
為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
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顓黨聞讐無歲不有鈴轄為難
公御諸徭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徭視同吾人
是以諸徭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
其陰事坐積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

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猱賊慮其
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以殲淥里也土酋慮
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
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輦
七山曇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
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
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狼兵
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
賊壘賊尚醉酒勦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
功抑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

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
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遼召天下
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
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叅將嘗奏言於

朝曰狼兵亦猱獍也猱獍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
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猱獍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
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猱獍地隸之流官土官法
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猱獍莫若割猱獍
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猱獍
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

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
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
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獍獍臂指
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
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
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
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
思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
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

既連爲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爲祭將數以病告製
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
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據鞍矍鑠
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瑩竈卧而飲酒此山澤自
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
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
顴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
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
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
應機腹裏豁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謫公

曰吾謫賊耳非謫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
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蠻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
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淶里北睇龍山左黔右
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
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
則或爲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
朽公平諸猱靖廣右猱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
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
止西南一隅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
陞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
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勲殊閼則上之
人爲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
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閼則亦歸美于其先
而爲之銘于彝器以著于世若古鐘鼎敦匱之銘而
詩與銘又必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
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
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
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爲詩與

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至意於是強爲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爲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襄武以故人從

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爲佐命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摧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敏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既授任恭謹自將嘗督餉運廉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選掌軍

政正德間流賊爲患淮以北諸郡騷動公始屯兵於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州僇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爲去曰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帥謀勇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䟽其功能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爲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入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瑾法酷度不能

還欲自斃公爲賣產完之劉馬莊賊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爲虎信地公即脫所披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江東聞史癡者能詩畫善詼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懽甚給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雄勇其興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爲清狂者相類若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爲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爲人已亥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

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爲不負其志也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半戈山公從葬其兆先是

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有第曰忠亦爵於武是爲小宗螫弧大纛五世五傳以及於公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既乘其墉渠帥愕眙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逍遙文墨牖下以終繁公有子既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閭於真遂

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藉海上諸城晝閉不通帝命都督爾習于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儀賓李公墓志銘

儀賓江陵李公卒於嘉靖甲午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七先是公之配隆中縣主薨賜葬於江陵城東東湖之原垂三十有八年而公卒遂以卒之明年乙

未月日合葬焉自公卒至葬

天子賜祭二壇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所以昭寵命謂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唐順之追爲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藪曾祖璋祖瀨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知永新有惠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頎而髯讀書善悟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是時遼沅陵昭安王以

高皇帝曾孫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欲得佳壻壻之及見公喜曰吾壻如李生可矣其女

者所謂隆中縣主也以是 奏授公亞中大夫爲儀
賓歲祿四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爲 王族館甥又清
以閒而公性故坦率一切不營營於產至於聲色狗
馬馳騁凡諸純綺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閒
而又無外累與他好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
詩把筆肆書奕棋飲酒清談酣笑睥睨宇宙逍遙人
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樂而翱翔於諸王孫與鄉
里耆舊之間以此適其志而終乎其身蓋自諸史百
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官小說皆能陟其津
涯而發之詩歌清遠颯爽類其爲人有集若干卷嗚

呼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淡泊於財且素
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能償與否輒
與卒多爲所負不計也有持券來者又輒與如初故
多貲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子曰汝
兄弟不自樹立多金何益後諸子皆力學爲儒者而
長子中孚以進士今爲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
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爲皆當公意飄然遂歸中孚爲
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爲今官其所樹立未艾也人
謂公固宜有後云三子中孚其長也次中立次中行
皆爲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爲士人妻初 隆中縣主

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之後三年始公在孕時母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公竒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沅陵王不喜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爲名今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爲貴人者五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多取清門雖盛貌選亦以材授磊磊李公少敏而秀遂以韋帶作合椒房惟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自西順江而流潤

人迎公再拜稽首曰此鉅人吾侯之父昔公在孕吉夢是逢究公所歷正如夢中誰云儒者未嘗語恠視履考祥太史銘在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志銘

封知府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爲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爲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大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于是

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爲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于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

書嘗寓蘓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
構其中歲久積疊牆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
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
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
以爲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
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爲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
蘓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
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
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
爲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

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
於自寫已意畧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
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
士雅好爲詩者亦多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爲
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
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
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
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
副使疆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爲宦也亦往往
多鯁自爲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爲守歷三郡積若

千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微地也副使君訢訢然
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訢訢然曰
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
地於陽山白塔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
君具公行事爲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
誣爲之叙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
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
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余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
十有九銘曰學古爲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爲此
山澤之癯貶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爲此梧

州之阡

封知縣張公墓志銘

翁姓張氏諱獻可字廷諫號東涯世爲無錫人給事
中選之父也翁少穎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
事爲急也故不得久從事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
資生事以多途也故嘗博通於醫卜星曆堪輿佛老
諸家之說然非其好也日奔走生事已至夜歸必篝
燈讀經史不廢已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已過矣
家又無錢可行束修然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謙
也咸樂爲講解翁自以其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

師說已而援筆爲文輒數百言未嘗起草而會於經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族則爭迎致以爲塾師翁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子選爲童子時而家故貧也則群之於諸弟子中而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溫溫誨誘不專訶朴故諸子弟視翁以爲其父兄其教選也嚴於其所以教諸子弟者不廢訶朴故選視翁以爲其嚴師選既冠翁猶爲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童時爲塾師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起家爲邑令能愛其民爲給事中有真節蓋翁之所以成就之

者爲深選令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令衙清冷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即歸曰吾非就養也選以言事杖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顧吾與若母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

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爲封官有興廨可以代步而翁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遇人欣欣煦濡謙下後爲封官年且高邑中推爲耄耆而翁益欣欣煦濡謙下未嘗有自驕色於第姪睦於夫婦無忤言待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選施無棺者棺畫

圈於紙爲圈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其日月於圈者亦一期盡始圈之數而續圈焉傭丐者掩道旁露尸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爲貨也亟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所掩及翁之身已數千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勿計數也煮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爲粥以食餓者曰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也食貧貲不謀身既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重者喪誰骼誰齕羸死不藏我覆我掩我構我棺水免鼃魚野避烏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

專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鈍齋吳公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柰何

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母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籍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

事後食爲戒蓋欸欸望情以不愧先資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于鄉先君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耻爲譎秘媿之態其遇事雖不開已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踣也相與搆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父之搆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自若也先君且死戒母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

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
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
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
於情也又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爲郡諸生則已奇
情之爲人嘗竊嘆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
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耻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
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槩間嘗過余操
十斛舟從嬴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蓋
絕與同爲諸生時無異余益竒情知其志所向與其
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

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
爲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
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
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
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
礪廉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溯源以
爲翁誄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爲青陽知縣數月有聲
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

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爲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携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

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爲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爲詩又耽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鴈宕訪赤城佳處以爲快於是坤即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鴈宕之游乎兒一旦綰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間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于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柰何以吾故趙趙且吾欲往游即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

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鴈宕自恨而坤亦自以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鳴噎不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爲狀來請銘按狀處士諱遷字于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爲人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可羈然槩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若硜硜不少讓然善忍或睚眦之不爲報也人亦竟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

以錐毛恡惜爲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爲屋以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爲之破券若干金妻孥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絕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子鍾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輒慷慨低回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爲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間嘗語坤曰即吾死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平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

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間以治篋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碗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篋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赤城之墟仙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秋野殷公墓志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具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

爲狀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益知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詭情以釣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以爲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正不必然如秋野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驚奇節爲名高然其處心行已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負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券嘗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邏者踪跡盜盜乃故翁

所舍客客囚而見翁翁駭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
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
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邏者求脫客而
私語客曰女吾客也雖以此十數金贈女不爲過柰
何以瑣瑣故絕汝夫婦之歡吾脫女女可自拭拭客
叩頭涕泣謝去客本善星術故翁嘗客之後客竟爲
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間數過無錫具土物候翁款
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即
局中高敞地繕軍器爲備衆久役疫作人相枕翁乃
日擣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鑊煮藥以徧飲

病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
而掖搔之已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
與詣翁羅拜手加額爲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讐翁
子應試 南京過毘陵驛讐者狙人驛旁伺翁子欲
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
子與之力鬪翁子由是免於難既免而詢諸躍鬪者
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
人謝固不肯受競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
數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
之翁父病痰閉不可飲食屈伸翁夜禮北斗以禱已

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頸疑不祥甚明日薦有
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翁異之果以針刺
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嘗言於人人亦
莫之稱也翁諱俊字時選殷氏自布政公以才見奇
文皇帝而其後遂爲文獻之族至翁以隱行著而翁
之叔季子姓多爲儒者翁始以輸粟授冠帶非其好
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公生
璉璉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家無錫
之嚴埭又自嚴埭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
始翁配三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爲

志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歲乃卒嘗以耆
老請爲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

詔與賜老人粟帛者凡六墓在嶧山葬以嘉靖年
月日其卒也先葬之一年八月十六日銘曰漢世論
人必先長者寥寥誰哉嗚呼秋野

蕭孺人墓志銘

嘉靖己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扈從
章聖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
辨

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寬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

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成遼之
瀋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
史爲人慷慨有氣自始爲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
令孺人知孺人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
能忍則欵欵爲好語解之且曰母騷瑣生事爲也已
而御史得罪御史既上疏則衷囚服而襲豸服以聽
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
携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成遼報稍解矣
父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
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黃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

其歸於黃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余年竟後姑死未
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寡孺人迎以歸與
共哺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爲難
初士尚爲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決負
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於權勢人鯁鯁欲繩以法
而孺人濟以和柔溫慎其所匡助爲多士尚廉則孺
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
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舜
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爲民與士尚同
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

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慙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以爲臣之媿媿於其國妻之媿媿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耻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

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慙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爲富人家今

盛孺人墓志銘

盛孺人蘓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爲給事中上疏筭於闕下謫爲民保安州居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

歸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
初孺人既字於顧而遭母喪于是童而婦於顧爲童
婦三年而室於山人孺人既以童而婦婉婉自屬於
其姑錢孺人姑亦極意拊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
山人曰姑吾母也即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
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爲縫紉漿酒糝養脩隨之
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
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
居居庸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
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歸歸而道病既至家強

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慙而呼姑姑至與訣遂
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
旨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間則取小學
日記故事裨官小說家誦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
則擊手詫嘆以爲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
陰以縱吏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學慨然與之
別曰君行矣謹母以室家爲意別三日而產子山人
且上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蔬忽若有鬼物嘯
戶外孺人已心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笞
以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爲動或怵曰事叵測奈何

可蚤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爲動山人昇居庸而孺人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微莫肯往孺人獨以一女子提衣糧觸風雪爲諸僮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得事姑爲感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既死且葬山人爲之狀其行來請銘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噎噎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于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與女一許聘陸

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柎錢孺人之兆其葬日爲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爲給事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夫之故胡爲乎來南望吳門既阻既遠匪姑之故胡爲乎返間關而來間關而返今其休矣即安於坎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檟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爲職也臣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

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
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
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
間觀者皆歔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
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
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是姻黨憐之
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
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卧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
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
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爲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嫻

黨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嫺宴好絕
不往來曰我嫺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未疾踰屢歲
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頽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
便溺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
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
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焉
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
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爲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爲諸
生曰寰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
義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櫟昧死奏

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蕙
奏臣槓言不妄禮部臣覆奏 制報曰如今于是禮
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緯模遂如今後四年而憲舉進
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詣余
請曰子其爲憲母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母
其以對

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既
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爲相課郡國計
吏以郡國有孝子弟貞婦順孫者爲一輩先上殿
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忒之行而適足

以導僞長謾霸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
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
誣其敝也均今 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

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
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
不甚遠乃知敞之言於漢要未爲過余家武進往來
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
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槓之爲此舉也其可以
當黃霸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
文且爲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敦貞婦第第孝子

順孫有一於此 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賴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節之完維 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以來御史蕙對守言不妄維 帝曰咨朕心所貺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爲來者是式

王母繆孺人墓志銘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携其兄所纂次其母繆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養之之兄及姪之爲州學弟子者皆秀而有文蓋徵

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爲其卜墓地時頗有奇恠始得二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決者久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告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其爲某形某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乃徙某形者竟吉嗚呼聖人不語恠若此者何說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髻也孺人恐墜門戶

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產不得游蕩擇其幼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每漏下五鼓親叩寢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斬斬孺人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曩時有不率教者雖斑白必加誚讓或至鞭笞之不貸其嚴如此性素慧好聽古書列傳談說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巷不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輒不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周卹貧匱爲粥以食饑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之行其子所自爲叙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

矣孺人卒於嘉靖十有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七子男六鑑鎮欽鑰鎬銳鑰州學生銳余同年進士也今爲武昌令銳初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爲憂孺人曰地之夷險惟君所命汝第安之况有汝諸兄奉我汝母以我故阻抑其志且此未必非福也曾無戚容後銳以能調曲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顏故銳數爲令多以能稱孺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某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某某皆州學生初余既許之銘久未有以應也後余家居而銳爲武昌令遣使來速銘乃克爲之孺人葬

以某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孺人所夢處也銘
曰有崇斯墳神所基也山鬼獲門辟魑魅也氣如春
溫君子憇也生以爲婚死不離也蔭彼後昆永無匱
也

蔡母鄒孺人墓志銘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于余因泣而言曰
嗟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
母之殯且葬也僅于歛形無以厚其終而忤于心此
昔人之所爲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也柰何既而
曰吾母雖鬱于生前庶幾可彰于身後雖葬不能備

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
幸哀憐之初生嘗學于予予固喜生之貧而有志也
于是許生爲銘其母取生所爲狀而叙之云鄒孺人
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
母蔡君雖大族然貲故貧君又倜儻不事畜藏囊篋
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
爲之經營黽勉于其內也生瀛學古爲儒不以貧故
墮壞其業而隕獲其志以孺人爲之母而教督之也
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
以孺人爲之女而迎之使就養于蔡也蔡君前所娶

華孺人既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爲
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已子女同也孺人之爲
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爲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
焉爲後母也如母有鳴鳩之均焉而享年止于四十
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
于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爲悲痛而必求余銘者
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
日合于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
厥美曷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太史氏銘如
可滅石亦可毀

賀氏孫楊二妻墓志銘

代父作

孫孺人者大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
之繼妻也孫孺人卒于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
人卒于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爲嘉靖丁酉十一
月二十一日始同葬于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
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于余余有女嫁于賀而汝
勉之女又妻于余甥余女與甥徃徃能道二孺人之
行而况鄉進士姜君爲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
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曷孫賀
皆丹陽鉅族而楊之族亦望于無錫故二孺人相繼

歸于賀氏有朱陳之睦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
婉克嫕厥美蓋若生于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
聚爲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
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爲汝勉置側室且日
夜冀其有子甚于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
以賀氏無子爲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
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
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沒
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
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于己子不曰吾

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
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
操行大畧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天孫年止
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
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
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
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
也爲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
其二嫁楊銳周書皆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
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

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楊母唐孺人墓志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翁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墉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襯歸毀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孺人乳乳遭兩喪哀慟積痞而痼

晚年又遭叔父喪慟而又病病少間痞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既去則我饋遺問訊之使日不絕於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爲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爲婦之勞而晏然有爲女之樂後周孺人既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產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于曩時孺人上奉寡姑下釐家務井臼蚕績必自撝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饒給也

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產爲四則家又益落自周孺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後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饋遺問訊之使其數與疎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既稀濶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携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贅于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且病或不自休也蓋孺人所歷于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三變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人最友愛孺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候其藥沒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

沒則姪正之往憑其尸而以訃于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銳鑿鑄鉞也鑿太學生鑄鉞郡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人同時以葬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瑄孫男五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合于東墅君之兆將葬瑄既爲之狀而順之乃銘曰夫窆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

不朽

吳母唐孺人墓志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女子亦徃徃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常誦之外至於鑒藥卜筮種樹之書顧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通其旨其試之亦數數有效徃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稗官小說輒携取以歸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佛與道兩家言日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者嗚呼使孺人不爲女子其

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當爲博涉多藝能人無疑也其褻身不爲矯飾然子女褻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絲粟然施藥與棺饘粥餓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爲解其於族里雖其襁褓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人其於姻戚雖其幾世之遠姻歲時棗栗服脯之問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孺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儉慈靜不色笑而其氣溫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至老數十年間每語及父母苦楚輒欷歔泣下舅姑既沒數十

年間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四時饋奠必躬滌濯羞
殽烝以爲常孺人之卒也以歲稔避寇城郭痢疾五
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
十日返葬於董墅里合於其夫榆林衛經歷南墩公
之兆禮也南墩諱靜夫姓吳氏舅曰七品散官水南
翁諱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
大夫曾可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
平云云孺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懷翁其一人
也姊一人嫁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姊病時孺人往候
姊左右抑搔給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爲訣至是

而孺人亦死蓋有懷翁三歲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
而不忍銘也謂順之曰小子銘之銘曰產於郭歸於
鄉終於郭瘞於鄉蓋魂氣何所不之而骨肉茲其永
藏

王冢婦唐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入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
永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岩之婦
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
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糾組字
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丈夫子

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
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
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
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
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
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
起以爲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
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
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爲
君聘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

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
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搏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
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
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
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
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
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
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
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更其間是以懋
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

中而北也其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憤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

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余爲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封孺人莊氏墓志銘

孺人病踰三年嘉靖戊申冬十一月二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孺人之病也積於驚發於悲感於鬱庚子冬余以狂謬俟罪者二十七日孺人寤寢惕惕若其夫蹈不測而已不能以生然者既蒙

恩免歸孺人抱餘驚就途抵家熱蒸骨如是者數年熱漸解而瘡則不復肉矣未幾母陳孺人卒臨尸而驟淋蓋醫家悲動肺之證也每淋輒暈死如是者又二年淋既止而生氣耗矣自是臍腫瘕泄百痛間作既病甚則念其二女未有所歸又以為女縱得所歸而已且旦暮死不能終其奩具禔悅之事以為鬱鬱

雖其病必不起而其蹙之也則若以是然者叢三不可解之情以竟成三不可藥之疾嗚呼其可哀也已孺人莊氏河間守鶴溪公之女孫靜思翁之女永州守有懷翁之婦其夫余順之也年十七而嫁二十六而夫為編修以

恩例封孺人孺人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囑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廿餘年不識孺人聲舅每嘆以為能婦余癖於書平生不一開口問米鹽耕織事則以孺人為之綜理也余最迂僻寡合入門則歡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

事也其與余處者則然而其鍾情母子間也特甚自
父母之慕雖男子或移於妻子而女子於父母家記
禮者亦外而不內孺人雖以與余廿餘年之歡未嘗
一日輟其母子之戀其所爲父母家計者電電焉悉
其乏而排其難較其家事未嘗少內外之也其教二
女也愛不廢嚴其教子也嚴過於予其封十五六年
余未嘗爲置一翠冠其所享率如是孺人固不少適
望我而余所居官每不能過慎以速咎則孺人口不
敢止也而心切苦之故余嘗謂孺人女也而任子之
事母也而兼父之嚴未嘗過享其夫有官之奉而壓

于其夫有官之累然則所謂三不可解於情者蓋不
獨其致疾時自其居常則然也孺人卒於鷄鳴時燭
入則漸矣自其夫及其女與妾與女奴皆有囑囑余
者曰吾身後而當爲計則然又曰篋中衣以歸二女
餘衣以與妾已而曰田五畝以遺吾家然則其不可
解者又不獨其疾時及瞑猶尚不能解也孺人有烈
性居常不媚笑語如莊士又每聞余死生之說若有
契焉故其卒也精明若此葬且迫不及請銘於當世
之君子而余又茹痛不能詳也謹述其死生大致以
見孺人之平生子一人鶴徵聘萬氏禮部主事恩節

之女女二其長者以字行太僕卿孫公南野之孫臬
則卒之前一月也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
姑任宜人之墓而先一年則余弟婦寔焉孺人事姑
六年而姑卒其妯娌間姊妹也余既已載之弟婦誌
中矣故於孺人之葬也爲之辭以慰之曰姑於是只
娒于是只生苦離只死相隨只

弟婦王氏墓志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
山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
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

嫁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
易以銀而聚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
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
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
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
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
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
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
也其妯娌余妻莊稱之曰吾嬀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
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嬀間者

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
 姒也其始歸余第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
 嗣爲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
 之知所置妾也余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
 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
 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
 置妾則每割牀第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
 以已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
 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
 時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

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
 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
 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
 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其自
 少知書稗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
 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爲男子余以爲正使其爲男子
 必能磊磊植立不媚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
 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
 之者尤切始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
 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爲

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疎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知疆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縱使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夫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

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附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行狀

月樓唐翁行狀

月樓唐翁武進人也諱世美字某月樓其號大父封寺副諱某者生五子仲子復爲大理寺副後守平樂有宦績載在國志封寺副之少子贈給事中諱某號友蘭翁生四子長子爲給事中翁其第三子翁貌魁

岸爲人倜儻負氣嘗從伯兄給事公指受章句能涉獵記誦然家故產薄而友蘭翁又病癱卧米鹽豎藥婚嫁百費叢於伯兄伯兄又方日夜治經史聚徒而教之其勢不相給也翁以故廢其學而營於家翁雖已不治經然不輟文墨其間時則作爲草書遂窮極奇變闔閭閃縮上逼懷素詩歌有唐人風骨是時翁伯兄既以文雄於當世而季弟竹窓翁善畫尤以草蟲名一時言文章字畫歸唐氏云伯兄爲給事中值敬皇帝在位言官甚見親幸有權給事公素小心慎事屢爲書與翁大要教之謙下母輒入州縣門即入

必偃僂不得騎間巷往來戢族屬僮奴不得鬧街市中翁遵其說而行之是以唐氏雖世宦然未嘗有子弟爲鄉里所苦者後三十餘年嘉靖某甲子翁年七十餘郡太守請與蜡賓後若干年詔賜天下老人粟帛八十以上冠帶翁於是始冠帶然始一服之後不更服也嘗一與蜡賓後太守連歲以故事請然亦不更往其好省事如此始翁壯時唐氏以給事公故方盛給事公自爲庠生有名聲已能盡致數邑客後爲給事賓客益輳翁家居則應接賓客出則從親朋隣里邀請酒散之會投壺陸博遨遊宴笑之歡碌碌

不絕翁每所過輒爲上客議論常推其一座人以其人益貌之後翁既老兄弟物故盡平生故人多不存者亦衰且病不能相往來矣翁又失其壯子獨携二幼孫以居雖門外終歲率不一出甘脆滫滑所以輔老之具亦不能豐也時時有一二族子問起居翁據牀坐與之道說故事助遣歲時而已人謂翁由喧熱至落莫不能無介介翁獨翛然自得也然自翁而上友蘭翁年至四十有幾翁伯兄仲兄亦皆不及五十而卒竹窓翁卒以五十而翁在父子兄弟中獨壽然老壽至於八十有三其所得可不謂厚也歟翁配

云云葬以卒後三月某甲子在黃塘祖塋之次於是
一之圖所以不朽翁而欲請銘於立言君子乃謂順
之迷其事畧順之於翁爲姪孫而給事公之孫云

程少君行狀

程少君者新安岑川里人也諱楷字良式遺拙其號
也新安程氏之先名靈洸者仕蕭梁時有功封侯死
謚忠壯公凡新安之程皆本忠壯公而徙岑川者則
自誠始誠四世孫瑞瑞生祚祚以子官封御史自忠
壯公至封御史君支派散別移徙母常居然世次則
可謂云封御史君娶曹氏而生三子長君名相仲君

名材爲御史而少君最少子少君幼樸魯人以爲不
慧大父瑞獨心奇之曰是兒類我我少嘗如是少君
稍長益踈散不喜事獨常之沼上觀所蓄魚爲樂封
御史君弗善也然心念大父言欲試之乃使之應鄉
中役以微觀其能已而鄉中役稱辦鄉人以爲少君
不苛而事辦則始相與推擇少君而封御史君亦始
喜少君之能任事也後封御史君老瞶仲君宦長君
且多疾家事一決于少君少君有所規畫無弗當封
御史君意封御史君又益喜新安土硃挾田蓄少人
庶仰賈而食即閹閹家不憚爲賈而程長君少君亦

間出爲賈他賈人率囊數重錢心計極毫釐然占所
進貲顧或反薄少君兄弟長者大度鈔筭計嘗東賈
吳北賈魯迺吳魯人皆樂與少君兄弟游益就之故
程氏賈行吳魯間占所進貲更多他賈人長君賈張
秋父人或言已死是時少君罷賈休家聞之亟往訊
長君則長君故無恙大驚喜竟與俱歸長君歸而後
復賈清泉少君則又從長君居清泉初仲君爲御史
時勾檢內帑財籍至是仲君死內帑財物失闌出入
事覺主者窮本坐程御史事下歛縣案御史罪狀而
御史已前死法當原有司誤論程御史家坐徙迺悉

連繫程御史家於歙縣獄鞠之而少君時在吳吳人欲謀匿少君母往俱繫爲也少君曰父兄在吾焉所匿且我家故無辜迺有司謬論之我左右營救可竟白也即不白我何愛一死以徇父兄亟馳歸抵家會事以前解少君即面數有司有司不能難其懇直如此少君之居清泉也病痺歸且愈矣後繼往復病痺歸歸益病不治竟死少君死於嘉靖甲申五月十六日死時年五十有六矣少君爲人淳質無所猜對人輒見肝膈人或愚之終不爲變諸嘗與人言事恣意語無隱人陰屬之曰若母泄我語乃君竟泄其語用

是觸人忌諱人亦庶少君無他腸不深疾之而少君亦不以語洩故遂自懲閉口也他事又恣意語無隱如故而人乃益推少君性直云聞宦氏子弟矜耀者則曰唉我兄爲御史時我常恐人謂我御史弟指目我我迺深自避匿迺今何爲詡詡然若揚錦而招於市者吾羞之家僮嘗病疫或請禳少君怒曰疫無鬼即禳何益使疫有鬼吾且刃之遂不禳疫亦竟止少君雖游于賈中然喜文雅自爲兒子受論孟小學書於塾師誦熟之及游吳時慕張君東海之爲人也張君者松江人善詩字字尤工程少君乃學張君字至

或罷眠食居常以手畫腹及堵間作鈎剔狀即又學
張君所爲詩諷詠之其妻宋安人誚曰君寧當作老
博士耶少君笑曰汝謂必作博士始事詩書耶少君
死後四年有子曰烈始舉進事爲工部主事會

天子加恩海內廼贈程少君爲工部主事如其子官
云始烈少而材少君教之書烈性剛負氣少君教之
曰汝治汝性即不治汝性讀書奚益故烈爲工部有
聲少君之教也少君子三人點烈黔一女妻某人孫
男三人應軫應陽應彩少君旣得贈官烈乃涕泣而
言曰嗟乎先人卒烈幼賤不能以有章顯也廼今蒙

先人餘業與從縉紳先生之後又幸徼

天子恩澤光我先人苟又墮先人之懿行不載罪莫
大焉於是搜載往事口授其友人唐某某受而書之
如右

第 35578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5

図書館

9

号	卷	册
SS	11	3
	学	时
	大	学
	书	局

趙

